

已经唱过的歌。可庞麦郎偏偏不，他还是这么干了。

散场后，记者遇到一位女生虾虾，自称是庞麦郎“10年老粉”。“庞麦郎的歌陪伴了我整个在国外求学的烦恼时光。他的歌声根植在我脑海里，总是会突然蹦出来。”虾虾说，“今天是第一次看现场，人声和伴奏确实‘各走各的’，连我这个老粉都有点跟不上，但还是很感动。他的演出在告诉我，做自己，做自己，做自己。”

重新摩擦，现场感觉很好

2024年11月，微信好友“什尼侄克约瑟翰庞麦郎”给张海生发来消息。2019年底，庞麦郎在育音堂“小白楼”演出过，那时已经和张海生认识。

时隔多年，庞麦郎主动找到张海生，原因是他在2024年写了新歌，想为自己之后的巡演找场地。

“你好，张先生吗，今年写了新歌，想问下你这里场地什么时候有档期？”庞麦郎不再坚持来自中国台湾，但他在微信上和人交流时，依旧用繁体字。

作为场地方，张海生要确保艺人能有一场完整的演出。前些年有关庞麦郎“精神病”的消息，张海生也有所耳闻。他为此专门

聊到新歌和现场时，庞麦郎的音量明显变大了。他说到现场演出，能够和观众有很好的互动，是自己最开心的一件事。

找同行打听，了解到不久前庞麦郎已经在外地有演出。

“只要能完整演完，其他就没什么担心了，我说那就来呗。至于后来票全部卖完，当时是绝对想不到的。”张海生说。

2021年3月12日，庞麦郎被当时的经纪人曝出住进了精神病院，原因是长期饱受精神分裂症的困扰，“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”。

据红星新闻报道，当时庞麦郎母亲说儿子拿板凳砸了父亲，但庞父否定了这一说法。最近庞麦郎承认，自己确实在医院住过。

开启2025年巡演前，上述消息是庞麦郎最后一次引起公众关注，此后他慢慢地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。当看到他“复出”的新闻，外界很好奇：这些年庞麦郎都在做什么，精神正常吗？

“农忙时，我帮家里做点事。”“那具体都做些什么事呢？”面对记者追问，庞麦郎沉默了十几秒，缓缓地说：“他们在田里干活，我在旁边，帮忙把粮食装进袋，把袋子带回家。”庞麦郎说，这几年大部分时间里自己在写歌，改歌词，再把创作好的素材交给后期处理。

不写歌的时候，庞麦郎就

从生活里去找创作灵感。他的老家在陕西宁强县代家坝镇南沙河村。这是一个大山里的小山村，位于大巴山和秦岭的交接处，从家到镇上还有40分钟路程。

在村里河边，在自己的小房间，庞麦郎思考一首和木乃伊有关的新歌。乡村和木乃伊，看似遥远的两个意象，他用“想象”把它们联系起来。

庞麦郎解释，因为自己平常喜欢看恐怖片，尤其是国产恐怖片。很多想象，来自于这些恐怖片。

“现场的感觉很好，特别棒。我要把《真棒》《摇滚世界》这些新歌带到现场，希望能够早点把新歌带给观众，希望他们能支持我的音乐。”聊到新歌和现场时，庞麦郎的音量明显变大了。他说到现场演出，能够和观众有很好的互动，是自己最开心的一件事。

看上去精神恢复正常的庞麦郎，决定带着新歌，在2025年重新演出。没有了经纪人，这次巡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安排。

为了这次巡演，庞麦郎准备了9套演出服。当年那件花